二刻拍案驚奇

瘞遺骸王玉英配夫　償聘金韓秀才贖子

詩云

晉世曾聞有鬼子　今知鬼子乃其常
既能成得雌雄配　也會生兒在冥壤

話說國朝隆慶年間陝西西安府有一个易萬戶以衛兵入屯京師同鄉有个朱工部相與得最好兩家夫人各有姙孕萬戶與工部偶在朋友家裡同席一時說起就兩下指腹為婚依俗禮各割衫襟彼此互藏寫下合同文字為定後來工部建言觸忤了聖旨欽降為四川瀘州州判萬戶陞了遼上參將各

前程去了萬戶這邊生了一男傅家生了一女相隔既遠不能勾圓完前盟過了幾時工部在謫所水土不服全家不保剩得一兩个家人投托着在川中做官的親眷經紀得喪事回鄉殯葬在郊外其時萬戶也為事革任回衛身故在家了萬戶之子易大郎年已長大精熟武藝日夜與同伴馳馬較射一日正在角逐之際忽見草間一兎騰起大郎舍了同伴挽弓趕去趕到一个人家門口不見了兎兒望內一看元來是一所大宅院宅內一个長者走出來衣冠偉然是个士大夫模樣將大郎相了一相道此非易

[illegible]大郎見說認得他的，即下馬相揖，長者攜了大郎之手，步進堂內來，重見過禮，即分付裏面治酒相款，酒過數巡，易大郎請問長者姓名，長者道老夫與易郎交厚，不幸先歿，教易郎看一件信物，隨叫書童在裏頭取出一个匣子來，送與大郎，開看，大郎看時，內有羅衫一角，文書一紙，合縫押字半邊，上寫道，

朱易兩姓，情既斷金，家皆種玉，得雄者為婿，必諧百年，背盟者天厭之，天厭之，

隆慶某年月日朱某易某書，坐客某某為證，

大郎仔細一看，認得是父親萬戶親筆，不覺淚下，

願、只聽得後堂傳說孺人同小姐出堂、大郎擡眼看時、見一个年老婦人珠冠緋袍擁一女子、嬝嬝婷婷走出廳來、那女子真色艷容蘊秀包麗世上所未曾見、長者指了女子對大郎道、此郎弱息、尊翁所訂以配君子者也、大郎拜見孺人已過、對長者道、極知此以良緣、出于先人成命、但媒妁未通、禮儀未備、奈何長者道、親口交盟、何須媒妁、至于儀文末節、更不必計較、郎君倘若不弃、今日郎可就姻館、萬勿推辭、大郎此時意亂心迷、身不自主、女子已進去粧梳、須臾出來行禮、花燭合卺、悉依家禮儀節、是夜送歸同房、

兩情歡悅自不必說正是歡娛夜短大郎匆匆一住數月竟不記得家裏了一日忽然念着道前日騾馬到此路去家不遠何不回去看看就來把此意對女子說了女子稟知父母那長者與孺人堅意不許大郎問女子道岳父母為何不肯女子垂淚道只怕你去了不來大郎道那有此話我家裏不知我在這裏我回家說聲就來一日內的事有何不可女子只不應允大郎見他作難就不開口又過了一日大郎道我馬閒着久不騎生只怕失調了我須騎出去盤旋一回與家聽信大郎走出門一上了馬加上數鞭那

早知如此不至暫歸

馬四脚騰空一跑數里馬上回頭看那舊處何曾有甚麼莊院急急盤馬轉來一認連人家影跡也沒有但見塚累累荒藤野蔓而已歸家昏昏了幾日纔與朋友們說着這話有老成人曉得的道這兩家割襟之盟果是有之但工部舉家已絕郎君所遇乃其幽宮想是夙緣未了故有此異幽明各路不宜相侵郎君勿可再往大郎聽了這話又眼見奇怪果然不敢再去自到京師襲了父職回來奉上司檄文管署衛印事務夜出巡堡偶至一處忽見前日女子懷抱一小兒迎上前來道易郎認得妾否郎雖忘妾襁中之

兒誰人所生、此子有貴徵必能大君門戶今以還郎、撫養他成人妾亦藉手不負於郎矣大郎念着前情、不復顧忌抱那兒子一看只見眉清目秀甚是可喜、大郎未曾娶妻有子的見了好个孩子豈不快活走近前去要與那女子重敘離情再説端的那女子怱然不見竟把懷中之子撇下去了大郎帶了回來後來大郎另娶了妻又斷絃再續了兩番立意要求美色娶來的皆不能如此女之貌又絕無生息惟有得此子長成勇力過人兼有雄畧大郎因前日女子有大君門戶之説見他不凡深有大望一十八歲了本

郎倦于戎務，就讓他襲了職，以累建奇功，累官至都督。果如女子之言。這件事全似晉時范陽盧充與崔少府女金椀幽婚之事。似有地有人，不是將舊說附會出來的。可見姻緣未完，幽明配合，鬼能生子之事，往往有之。這還是目前的鬼，魂氣未散，更有幾百年鬼也會與人生子，做出許多話柄來，更為奇絕。要知此段話文，先聽幾首七言絕句為證。雨村[illegible]記

洞裡仙人路不遙，洞庭煙雨晝瀟瀟。
莫教吹笛城頭閣，尚有銷魂烏鵲橋。其一
莫訝鸞鸞會有緣，桃花結子已千年。

此念即是冥報

塵心不洩藍橋路、信是蓬萊有謫仙。其二

朝暮雲驂闖楚關、青鸞信不斷塵寰、

乍逢仙侶拋桃打、笑我清波照霧鬟。其三

這三首乃女思王玉英憶夫韓慶雲之詩那韓慶雲是福建福州府福清縣的秀才他在本府長樂縣盤田石尤嶺地方開館授徒一日散步嶺下見路傍有枯骨在草叢中心裏惻然道不知是誰人遺骸暴露在此吾聞收掩骼胔仁人之事今此骸無主吾在此開館既為吾所見即是吾責了就歸向隣家借了鋤鍬畚鍤之類又沒个人幇助親自動手瘞埋停當

那知後來
小稱稱佳
况

撮土爲香滴水爲酒以安他魂靈致敬而去是夜獨宿書館、忽見籬外彩彩剝剝敲得籬門響韓生起來、開門出看乃是一个端麗女子韓生慌忙迎揖女子道、且到尊館、有話奉告韓生在前引導、同至館中、女子道、妾姓王名玉英、本是楚中湘潭人氏宋德祐年間父爲閩州守將兵禦元人力戰而歿妾不肯受胡虜之辱死此嶺下當時人憐其貞義培土掩覆經今二百餘年骸骨偶出蒙君埋藏恩最深重深夜來此、欲同相謝、韓生道、掩骸小事不足挂齒人鬼道殊何勞見顧、玉英道、妾雖非人、然不可謂無人道君是讀

書之人、自家實命之事、世所常有、妾與君整理便有夫妻之情、況夙緣甚重、願奉君枕席、幸勿爲疑、韓生孤館寂寥、見此美婦、雖然明說是鬼、然行步有影、衣衫有縫、濟濟楚楚、絕無鬼意、又且說話明白可聽、能不動心、遂欣然留與同宿、交感之際、一如人道、毫無所異、韓生與之相處一年有餘、情同伉儷、忽一日對韓生道、妾於去年七月七日、與君交接、腹已受妊、今當產了、是夜即在館中產下一兒、初時韓生與玉英往來、俱在夜中、生徒俱散、無人知覺、今已有子、雖是玉英自己乳抱、却是嬰兒啼聲、瞞不得人、許多漸漸

有人知覺、但亦不知女子是誰、嬰兒是誰、沒个人家主名、也沒人來查他細帳、只好胡猜亂講、總無實據、傳將開去、韓生的母親也知道了、對韓生道、你山間處館、恐防妖魅、外邊傳說你有私遇的事、果是怎麼樣的、可實對我說、韓生把掩骼相報、及玉英姓名說話、備細述一遍、韓母驚道、依你說來、是个多年之鬼了、一發可慮、韓生道、說也奇怪、雖是鬼類、實不異人、已與兒生下一子了、韓母道、不信有這話、韓生道、兒豈敢造言欺母親、韓母道、果有此事、我未有孫、正巴不得要个孫兒、你可抱歸來與我看一看、方信你言

既與人抵異如何見此見態

是真韓生道、待見與他說着、果將母親之言與玉英、說知玉英道、孫子該去見婆婆、只是兒受陽氣尚淺、未可便與生人看見、待過幾時再處、韓生回覆母親、韓母不信、定要捉破他蹤跡、不與兒子說知、忽一日自己颼地到書館中來、玉英正在館中樓上、將了菓子餵着兒子、韓母一直闖將上樓去、玉英望見有人、即抱着兒子從窗外逃走、餵兒的菓子、多遺弃在地、看來像是蓮肉、拾起仔細一看、元來是蜂房中白子、韓母大驚道、此必是怪物、教兒子切不可再近他、韓生口中唯唯、心下實捨不得、等得韓母去了、玉英就

欲寄養必湘潭此等處不可解所謂風宜然耶

來對韓生道、我因有此兒在身、去來不便、今婆婆以怪物疑我、我在此也無顏、我今抱了他回故鄉湘潭去寄養在人間、他日相會罷、韓生道、相與許久、如何舍得離別、相念時節、教小生怎生過得、玉英道、我把此兒寄養了、自身去來無礙、我今有二竹筴留在君所、倘若相念及、有甚麼急事要相見、只把兩筴相擊、我當自至、說罷、即飄然而去、玉英抱此兒到了湘潭、寫七字在兒衣帶上、道十八年後當來歸、又寫他生年月日在後邊了、弃在河傍、湘潭有个黃公、富而無子、到河邊遇見、拾了回去、養在家裡、玉英已知、來對韓

[illegible]元氏在湘潭黃家吾有詩在衣帶上以十八年
[illegible]後時、當得相會、一同歸家、今我身無累、可以任
從、去了、此後韓生要與玉英相會、便擊竹筴、玉英
即至、凡有疾病禍患、與玉英言之、無不立解、甚至他
人禍福、玉英每先對韓生說過、韓生與人說、立有應
驗、[illegible]遞傳出去．盡道韓秀才遇了妖邪、以妖言惑衆
恰好其時主人有女滛奔于外、又有疑韓生所遇之
女、即是主人家的、弄得人言肆起．韓生聲名頗不好
聽、玉英知道、說與韓生道、本欲相報、今反相累、滿滿
來得希疎、相期一年只來一番、來必以七夕爲度、韓

十八年只上人者甚矛木疎

生感其厚意竟不再娶如此一十八年玉英來對韓
生道衣帶之期已至豈可不去一訪之韓生依言告
知韓母遂往湘潭正是

阮修倡論無鬼　豈知鬼又生人
昔有尋親之子　今爲尋子之親

且說湘潭黄翁一向無子偶至水濱見有弃兒在地
抱取回家看見眉清日秀聰慧可愛養以爲子看那
衣帶上面有十八年後當來歸七字心裡疑道還是
人家嫡妾想忌没奈何撇下的還是人家生得見女
多了怕受累弃着的呢[illegible]也弃如何又有十八年之

留此必是他父母既不欲留又不忍舍明白記着寄養在人家他日必來相訪我今現在無子且收來養着到十八年後再看如何黄翁自拾得此兒之後忽（早知而今必不捨去）然自己連生三子因將所拾之兒取名鶴齡自己二子分開他二字一名鶴算一名延齡同共送入學堂讀書鶴齡敏惠異常過目成誦二子雖然也好總不及他總丱之時三人一同游庠黄翁歡喜無盡也與（此如孫得）二子一樣相待毫無差別二子是老來之子黄翁急欲他早成家室目前生孫十六七歲多與他畢過了姻只有鶴齡因有衣帶之語怕父母如期來訪未曾

不要歸宗只以獨他遲遲未娶、却是黃翁心裡過意
不去道爲兒長了怎生反未有室家、先將四十金與
他定了里中易氏之女、那鶴齡也曉得衣帶之事、對
黃翁道、兒自幼蒙撫養深恩已爲翁子、但本生父母
既約得有期、豈可竟而不告、雖蒙聘下妻室、且待此
期已過、父母不來、然後成婚未爲遲也、黃翁見他講
得有理只得憑他、既到了十八年多懸懸望着看有
甚麼動靜、一日有个福建人在街上與人談星命、訪
至黃翁之家、求見黃翁、黃翁心裏指望二子立刻科
名、見是星相家、無不延接、聞得遠方來的、疑有異術、

送一面請坐、將着二子年甲央請推算談星的假恁推算了一回、指着鶴齡的八字對黄翁道、此不是翁家之子他生來不該在父母身邊的必得寄養出外、方可長成及至長成之後即要歸宗目下已是其期了、黄公見他說出真底實話面色通紅道先生好胡說此三子皆我親子怎生有寄養的話說況說的更是我長子、承我宗祧那裏還有宗可歸處談星的大笑道老翁豈忘衣帶之語乎、黄翁不覺失色道先生何以知之、談星的道、小生非他人、即是十八年前弃兒之父韓秀才也恐翁家不承認故此假扮做談星

之人、求指蹤跡、今既在翁家、老翁必不使此子昧了本姓、黃翁道衣帶之約果然是真、老漢豈可昧得、況我自有子、便一日身亡、料已不塡溝壑、何必賴取人家之子、但此子爲何見拜、公道其詳、韓生道說來事涉怪異、不好告訴、黃翁道既有令郎這段緣契、便是自家骨肉、說與老夫知道也好、得知此子本末、韓生道此子之母、非今世人、乃二百年前貞女之鬼也、此女在宋時、父爲閫官、禦敵失守、全家死節、其鬼不泯與小生配合生兒、因被外人所疑、他說家世湘潭、將來貴處寄養、衣帶之字、皆其親書、今日小生到此、也

是此女緣分不想只緣遇着敢請一見黃翁道有如此作怪異事想今郎出身如此必當不凡今令郎與小兒共是三兒翁同到長沙應試去了韓生道小生既遠尋到此就在長沙也要到彼一面只求老翁念我天性父子恩使歸宗便爲萬幸黃翁道父子至親誰當使君還珠況是足下冥緣豈可間隔但老夫十八年撫養已不必說只近日下聘之資也有四十金子既已歸足下此聘金須得相還韓生道老翁恩德難報至於聘金自宜奉還容小生見過小兒之後歸與其母計之必不敢負義也韓生就別了黃翁徑到

帖寫得妙

長沙、訪問黃翁三子應試的下處已問着了就寫一帖傳與黃翁大兒子鶴齡帖上寫道十八年前與聞衣帶事人韓某鶴齡一見衣帶說話感動于心驚出請見道足下何處人氏何以知得衣帶事體韓生看那鶴齡將

年方弱冠體不勝衣清標固稟父形嫣質猶同母貌惻惻儒雅盡道是十八歲書生邈邈源流豈知乃二百年覓子

韓生看那鶴齡模樣儼然與王玉英相似情知是他兒子遂答道小郎君可要見寫衣帶的人否鶴齡道

寫衣帶之人、非吾父、卽吾母、原約在今年、今足下知其人、必是有的信、望乞見教、韓生道、寫衣帶之人、卽吾妻王玉英也、若要相見、先須認得我、鶴齡見說罷、是其父、大哭抱住道、果是吾父、如何捨得弃了兒子一十八年、韓生道、汝母非凡女、乃二百年鬼仙、與我配合生兒、因乳養不便、要寄托人間、汝母原籍湘潭、故將至此地、我貫福建、秀才與汝母姻緣、也在福建、今汝若不忘本生父母、須別了此間義父、還歸福建爲是、鶴齡道、吾母如今在那裏、見也要相會、韓生道、汝母倏去倏來、本無定所、若要相會、也須到我閩中

鶴齡平性所在不勝感動、兩弟鶴算延齡在旁邊聽見說着要他歸福建說話、少年心性不覺大怒起來道那里來這野漢造此不根之說來誘哄人家子弟說着不達道理的說話、好就就一个哥哥却教他到福建去有這樣胡說的那家人每見說也多嗔怪起來對鶴齡道、大官人不要聽這个游方人、他每專打聽着人家事體、來撰造是非哄誘人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扯的扯、推的推、要攛他出去、韓生道不必嚷鬧、我已帶渾兒[illegible]過了你老主翁他只要完得聘金四十兩。便可贖回[illegible]還只是我的兒子、你們如何胡說衆人

那裏聽他、只是推他出去爲淨、鶴齡心下不安、再三戀戀、衆人也不顧他、兩弟狠狠道、我兒無主意、如何與這些閒棍講話、饒他一頓打、便是人情了、鶴齡道、衣帶之語、必非虛語、此實吾父來尋盟、他說道曾在湘灕見過爹爹來、回去到家里必知端的、鶴算延齡兩人與家人、只是不信、管住了下處門首、再不放他進去與鶴齡相見了、韓生自思兒子雖得見過、黃家婚聘之物、理所當還、今沒个處法、還得他空手在此一年也無益、莫要想得兒子歸去、不如且回家去、再做計較、心裏主意未定、到了晚間、把竹篦擊將起來。

王玉英即至、韓生因說着已見兒子、黃家要贖取聘金方得贖回的話、玉英道聘金該還此間未有處法、不如且回閩中、別圖機會易家親事、亦是前緣待處了聘金再到此地完成其事未爲晚也、韓生因此決意回閩、一路浮湘涉湖、但是波浪險阻、玉英便到舟中護衛、至于盤纏缺乏也是玉英暗地資助、得以到家、到家之日、里鄰驚駭、道是韓生向來遇妖、許久不見、是被妖魅拐到那里去、必然喪身在外、不得歸來了、今見好好還家、以爲大奇、平日往來的多來探望、韓生因爲衆人疑心壞了他、見來問的索性一一把

癡人之見往往如此

實話從頭至尾備述與人一些不瞞衆人見他不象又果有兒子在湘潭方信他說話是實反共說他遇了仙緣多來慕羨他不認得的都想一識其面有問韓生爲何不領了兒子歸來他把聘金未曾還得湘潭義父之家不肯的話說了有好事的多願相助不多幾時凑上了二十餘金尚少一半夜間擊筊與王玉英商量玉英道旣有了一半你只管起身前去途中有凑那一半之處韓生隨即動身到了半路在江邊一所古廟邊經過玉英忽來對韓生道此廟中神厨裡坐着可得二十金足還聘金了韓生依言泊船

登岸走入廟裡看時、只見

廟門頹敗、神路荒涼、執撾的小鬼無頭、拏簿的判官落帽、庭中多獸迹、狐狸在此宵藏、地上少人踪、魍魎投來夜宿、枉有千年香火梳、何曾一陌紙錢飄、

韓生到神廚邊、揭開帳幔來看、灰塵堆來有寸多厚、心裏道、此處那里來的銀子、然想着玉英之言、未曾有差、且依他說話、爬上去蹲在廚裡、喘息未定、只見一个人慌慌忙忙、走將進來、將手在案前香爐裏亂摸、摸起、對着神道聲喏道、望菩薩遮蓋遮蓋所罰之。

[illegible]

兒不要作賊又見一个人在外邊走進來道你賊心偷過了二十兩銀子、打點混賴我與你此間神道面前罰个呪、罰得呪出便不是你先來那个人便對着神道口裏念話道我若偷了銀子、如何如何說來這个人見他賭得呪出遂放下臉子道果是與你無干、不知在那里錯去了、先來那个人把身子抖一抖兩袖洒一洒道你看我身邊須沒藏處兩个唧唧噥噥、一路尋看外邊去了、許久不見人來了在神厨裏走將出來摸一摸香爐看適間藏的是甚麼東西摸出一个大紙包來打開看時是一包成錠的銀子約有

妙在必如此做

二十餘兩韓生道慚愧眼見得這先人來的贈起同伴的銀子、藏在這里、等賊過兇搜不出、將慢慢來取用、豈知已先爲鬼神所知、歸我手也、欲待不取、總來是不義之財、欲待還那失主、又明顯出這个人的偷竊來了、不如依着主人之言、且將去做贖子之本、有何不可、當下取了出廟、下船、船裏從容一秤、果有二十兩重、分毫不少、韓生大喜、到了湘潭、徑將四十金來送與黃翁、聘禮求贖鸛齡、黃翁道、婚盟已定、男女俱已及時、老夫欲將此項與令郎完了姻親、此後再議歸聘、唯足下喬梓自做主張、則老夫事體也完了、

韓生道此皆老翁主成其意敢不聽命黃翁着媒人與易家說如此此事易家不肯起來道我家初時只許嫁黃公之子門當户對人同里爲婚彼此俱便今聞此子原籍福建一時配合了他日要離了歸鄉相隔着四五千里這怎使得必須講過只在黃家不去的其事方諧媒人來對黃翁說了黃翁巴不得他不去的將此語一一告訴韓生道非關老夫要留此子乃親家之意如此況令郎名在楚籍婚在楚地還鬧之說必是不妥爲之奈何韓生也自想有些行不通再擊竹篾與玉英商量玉英道一向說易家親事是前

緣既已根絆在此怎肯放去況妾本瀟湘中就等見子做了此間女婿成立在此也好郎君只要父子相認何必歸閩韓生道閩是吾鄉我母還在若不歸閩要此兒子何用玉英道事數到此不繇君算若執意歸閩兒子婚姻便不可成郎君將此兒歸閩中又在何處另結良緣不如且從黃易兩家之言成了親事他日兒子自有分曉也韓生只得把此意回覆了黃翁一憑黃翁主張黃翁先叫鶴齡認了父親就收拾書房與韓生歇下了然後將此四十兩銀子支分作花燭之費到易家道了日子易家見說不問福建了

無不依從成親之後鶴齡對父韓生說要見母親一面韓生說與王英王英道是我自家的兒子正要見他但此間生人多非我所宜可對兒子說人靜後房中悄悄挈筴我當見他夫婦兩人。向韓生對鶴齡說知就把竹筴密付與他鶴齡領着去了等到黃昏鶴齡挈筴只見一个濃妝女子在空中下來鶴齡夫妻知是尊嫜雙雙跪下王英撫摩一番道好一對兒子媳婦我爲你一點骨血精緣所牽二百年貞靜之性不得安閒今幸巳成房立戶我願巳完矣鶴齡道兒子頗讀詩書曾見古今事蹟如我母數百年精靈

猶恭游戲人間生子成立誠爲希有之事不知母親何術致此望乞見教玉英道我以貞烈而歿后土錄爲鬼仙許我得生一子延其血脈汝父有掩骸之仁陰德可紀故我就與配合生汝以報其恩此皆生前之注定也鶴齡道母親既然靈通如此何不即留跡人間使兒輩得以朝夕奉養玉英道我與汝父有緣故得數見於世然非陰道所宜今日特爲要見吾兒與孫輩一面故此暫來此後也不再來了直待歸閩之時石尤嶺下再當一見我見前程遠大勉之勉之哭罷騰空而去鶴齡夫婦恍恍自失了半日纔得

定性事雖怪異、想著母親之言、句句有頭有尾、鶴齡自嘆道、我讀稗官野史、今日若非身為之子、隨你傳聞、豈肯即信也、次日與黃翁及兩爺說了、俱各驚駭、鶴齡隨將竹簽交還韓生、備說母親夜來之言、韓生道、今汝托義父恩庇、成家立業、俱在於此、歸附之期、知在何時、只好再過幾時、我自回去看婆婆罷了、鶴齡道、父親不必心焦、秋試在即、且待兒子應試過了、再商量就是、從此韓生且只在黃家住下、鶴齡與兩弟俱應過秋試、鶴齡與鶴算一同報捷、黃翁韓生盡皆歡喜、鶴齡要與鶴算同去會試、韓生住湘潭無甚

思量暫回閩中、黃翁贈與盤費、鶴齡與易氏、各出所有送行、韓生仍到家來、把上項事一一對母親說知、韓母見說孫兒娶婦成立、巴不得要看一看、只恨不得到眼前、此時連媳婦是个鬼也不說了、次年鶴齡鶴算春榜連捷、鶴齡給假省親、鶴算選授歎也福州府閩縣知縣、一同回到湘潭、鶴算接了黃翁全家赴任、鶴齡也乘此便、帶了妻易氏附舟到閩、訪親登堂拜見祖母、喜慶非常、韓生對兒子道、我館在長樂石尤嶺、乃與汝母相遇之所、連汝母骨骸也在那邊、今可一同到彼、汝母必來相見、前日所約原自如此、遂合家

罰到嶺下方得駐足館中不須擊筴玉英已來拜韓
毋道今孫兒媳婦多在婆婆面前況孫兒已得成名
妾所以報郎君者已盡妾幽陰之質不宜久在陽世
周旋只因夙緣故得如此今合門完聚妾事已了從
此當靜脩玄理不復再入塵寰矣韓生道往還多年
情非朝夕即爲兒子一事費過多少精神今甫得到
家正可安享子媳之奉如何又說要別的話來韓魏
夫婦涕泣請留玉英道冥數如此非人力所能者存
數定幾曾見有二百年之精魂還能同人道生子又
在世間往還二十多年的事你每亦當以數自遣不

必作人間離別之態也言畢翛然而逝鶴齡痛哭失聲韓母與易氏各各垂淚惟有韓生不十分在心上他是慣了的道夜靜擊窗原自可會豈知此後隨你擊窗也不來了守到七夕當期竟自杳然韓生方忽忽如有所失一如斷絃喪偶之情思他平時相與時節長篇短詠落筆數千言淸新有致皆如前三首絕句之類傳出與人頗爲衆口所誦韓生取其所作成集計有十卷因曾賦萬鳥鳴春四律韓生即名其集爲萬鳥鳴春流布于世韓生後來去世鶴齡即合葬之石尤嶺下鶴齡改復韓姓別號黃石以示不忘黃

有理

哀及石尤嶺之意三年來果仍與易氏同歸湘潭重
今閩中盛傳其事

二百年前一鬼冤　猶能生子在乾坤
遺骸掩處陰功重　始信骷髏解報恩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終

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一

行孝子到底不簡屍　殉節婦留待雙出柩

詩云

割股蒸肌豈忍言、世人藉口欲伸冤、
典刑未正先殘酷、法吏當知善用權、

話說戮屍棄骨、古之極刑、今法被人毆死者、必要簡屍、簡得致命傷痕、方准抵償、問入死罪、可無冤枉、本為良法、自古道、法立弊生、只因有此一簡、便有許多奸巧做出來、那把人命圖賴人的、不到得就要這个人償命、只此一簡、已殺奈何着他了、你道為何、官府一准簡屍、地方上搭廠的、就要搭廠錢、跟官門皁轎

夫吹手多要酒飯錢，仵作人要開手錢，洗手錢，至對官面前桌上，要燒香錢、杯珓錢、筆硯錢、擡條坐褥，俱被告人所備，還有不肖佐貳，要擺桌酒，要折盤盞，各項名色甚多，不可盡述，就簡得坐白無傷，這人家已去了七八了，就問得原告招誣，何益于事，所以奸徒與人有仇，便思將人命為奇貨，官府動筆判个簡字，何等容易，道人命事應得的，豈知有此等害人不小的事，除非真正人命，果有重傷，簡得出來，正人罪名，方是正條，然刮骨蒸屍，千零百碎，與死的人計較，也是不忍見的，律上所以有不願者聽，及許屍親告免

[illegible]訟之似正是　理主曲體人情處豈知世上慘刻
的官、要見自己風力、或是私心嗔恨被告、不肯聽處
親免、簡定要劣撅做去、以致開久殯之棺、掘久埋之
骨、隨你傷人子之心、陞傍觀之淚、他只是硬着肚腸
不管原告不[illegible]命、就要他受斷、親友勸息、就証他私
和、一味鍛刑、打成獄案、自道是與火者伸冤、不知害
者慘酷已極了、這還是絕子絕孫的勾當、閩中有一
人、名曰陳福生、與富人洪大壽家傭工、偶因口語承
遂被洪大壽痛打一頓、那福生纔喫得飯過、氣鬱在
胸、得了中滿之症、看看待死、臨死對妻子道、我被洪

家長痛打致很而死、但彼是富人、料擺他不倒、莫要聽了人教唆、賴他人命、致將我尸首簡驗、粉骨碎身、只畧與他說說、他怕人命纏累、必然周給後事、供養得你每終身、便是便益了、妻子聽言、死後果去見廖家長、但道囚被責罰之後、得病不痊、今已身死、催家長可憐孤寡、做个主張、洪大壽見因打致死、心裡虛怯的、見他說得撮巴巴、不得他沒有說話、給與銀兩、厚加殯殮、又許了時常周濟他母子、已此無說了、陳福生有个族人陳三、混名陳喇虎、是个不本分好有事的、見洪大壽是有想頭的人家、況福生被打而死、

不急無用、就來攛掇陳福生的妻子、教他告狀批命
妻子道、福生的死、固然受了財主些氣、也是年該命
限、況且死後他一味好意、殯殮有禮、我們番臉子不
轉、只自家認了悔氣罷、喇虎道、你每不知事體、這出
銀殯殮、正好做告狀張本、這條不是一條人命、好歹
也起發他幾百兩、如意如何便是這樣住了、妻子道、
貧莫與富鬬、打起官司來、我們先要銀子下本錢、那
里去討、不如做個好人、等他財主每或者還有不
虧我處、陳喇虎見說他不動、自到洪家去嚇詐道、我
是陳福生族長、福生被你家打死了、你家私買下了

如此等人勸之不肯攻之又必不能

他妻子促打點把一場人命糊塗了你們須要我只淨也得大家喫塊肉兒不然明有王法不到得被你躲過了洪家自恃福生妻子已無說話天大事已定倚邊人閒言閒語不必怕他不殺人來兜攬任他放屁喇喇撒一出沒興自去喇虎見無動靜老大沒趣放他不下思量道若要告他人命須得是他親人他妻子是扶不起的了若是自己出名告他不得我而今只把私和人命首他一狀連屍親也告在裡頭須教他開不得口登時寫下一狀往府裡首了府裡見是人命發下理刑館那理刑推官最是心性慘刻的喜

是簡屍好的是人罪是个訴人家的祖師見人命狀到手訪得洪家巨富就想在這樁事上顯出自己風力來連忙出牌拘人弔尸簡驗陳家妻子實是怕事與人商量道遞了免簡就好住得急寫狀去遞進官道分明是私下買和的情了不肯准狀洪家央了分上去說尸親不願可以免簡推官一發怒將起來道有了銀子王法多行不去了反將陳家妻子拨出定要簡尸沒奈何只得擡出棺木解到尸場聚齊了一干人衆如法蒸簡件作人曉得官府心裏要報重的敢不奉承把紅的說紫青的說黑報了致命傷兩

闖有解扶恐害人不小

三處推官大喜道是拿得倒一个富人不肯假借貴聲名就重了立要問他抵命怎當得將律例一查家長毆死傭工人只斷得埋葬問得徒贖並無抵償之條只落得洪家費掉了些銀子陳家也不得安寧陳福生殘好人指了又狠狠籍籍這一番大家多事陳喇虎也不見沾了甚麼實落味推官也不見增了甚麼好名頭枉做了難人 這人命結過了洪家道陳氏毋子到底不做對頭心裡懷激每每看管他二人不致貧乏陳喇虎指望个小富貴落了空心裡常懷怏怏一日在外酒醉晚了回家忽然路上與陳福

恁个下場

陳福生埋怨道我好好的安置在棺內爲你妄想嫌許別人致得我尸骸零落寬覓不安我怎肯干休你還我債去將陳喇虎按倒在地滿身把泥來搓搽陳喇虎掙扎不得直等後邊人走來陳福生放手而去喇虎悶倒在地後邊人識得他的扶了回家家裡道是酒醉不以爲意不想自此之後喇虎渾身生起癩來起床不得要出門來扛幫數嘅做些倦懇的事再不能夠潑潑半截不能支持到臨死纔對家人說着路道陳福生嫌我出首簡了他尸以此報我我不得活了說罷就死死後家人信了人言道癩

疾要親族親人急忙擡出舉于淺土被狗子乘熱拖將出來喫了一半此乃陳喇虎作惡之報却是陳福生不與打他的洪大壽僞作叉來報替他執命的樣人可見簡屍一事原非孝的所願做官的人要曉得若非萬不得已何苦做那極慘的勾當而屍親苦求免簡也該依他為是至于假人命一發不必說必待審得人命逼真然後行簡定罪只一先後之意也保全得人家多了而今說一個情原自然不肯簡父屍的案子與看官每聽一聽

父仇不報忍模糊　自有雄心托湛盧

[illegible]一詐身已絕　法官還屍鎮屍無

話說　國朝萬曆年間、浙江金華府武義縣有一個人、姓王名良、是個儒家出身、有個族侄王俊、家道富厚、平素專一放債取利、行兇剝民、就是族中支派、不論親疏、但與他財利交關、錙銖必較、一些面情也沒有的、王良不合曾借了他本銀二兩、每年將來條上利、積了四五年、還過他有兩倍了、王良意思道、自家屋裡、還到此地、可以相讓、此後利錢、便不上緊了些、王俊是放債人心性、那管你是叔父、道逐年遲欵、只是利銀、本錢原根不動、利錢還須照常、豈算擺

寫人如此凶毒

過了寡一日在一族長處會席兩下各持一說爭論起來王俊有了酒意做出財主的樣式又手舞脚的發揮王良氣不平又自恃尊輩喝道你如此氣質敢待打我麼王俊道便打了只是財主打了欠債的趂着酒性那骨尊卑撲的一掌打過去王良不隄防的一交跌倒王俊索性趕上拳頭脚尖一齊來族長道使不得使不得此來勸時已打得不亦樂乎了大凡酒德不好的人酒性發了也不認得甚麼人也不記得甚麼事但只是使他酒風狠毒怒罷了不管別人當不起的當下一个族侄把个叔子打得七損八

傷族長勸不住猛力解開教人負了王艮家去王俊沒个頭主沒些意思擺武揚威一路吆吆喝喝也走去了誰知王艮打得傷重次日身危王艮之子王世名也是个讀書人父親將死之時喚過分付道我爲族子王俊毆死此仇不可忘王世名痛哭道此不共戴天之仇兒誓不與俱生人世王艮點頭而絕王世名將屍號慟即具狀到縣間告爲立殺父命事將族長告做見人縣間准行隨出牌吊屍到官伺候相簡王俊自知此事決裂到不得官苦央族長處息任憑要銀多少總不計論處得停妥族長分外酬謝自不

必說族長見有些油水來勸王世名罷訟道父親既
死不可復生他家有的是財物怎與他爭得過要他
償命必要簡屍他使用了仵作將傷報輕了命未必
得償尸骸先要這番狼藉大不是算依我說乘他懼
怕成訟之時多要了他些落得做了人家大家保全
得無事未為非策王世名自想了一回道若是執命
無有不簡屍之理不論世情敵他不過就是償得命
來傷殘父骨我心何忍只存着報仇在心拚得性命
那處不着了手何必當官拘着理法先將父屍經這
番條踏又三推六問幾年月日纔正得典刑不如目

人、樣依了他們處法、許辦伴呆住了官司、且保全了
父昔別因再報、叫復族長道、父親委是窮死、但我貧
家、不能與做頭敵、只遵尊長所命罷了、族長大喜、去
對王俊說了、主張將王俊肯脫田三十畝、與王世名
爲贖葬父親、養膳老母之費、王世名同母當官遞个
免簡狀、長隨遞个息詞、永無翻悔、王世名一一依聽
了、來對母親說道、兒非見利忘仇、若非如此、父骨不
保、兒所以權時甚處、介使彼絕無疑心也、世名之母
婦女見識、是做人家念頭重的、見得了這些肥田、可
以受享、也自甘心罷了、世名把這三十畝田所收花

痛處在此

利所藏貯封識分毫不動外邊人不曉得備細也有議論他得了田業息了父命的世名也不與人辯明正俊懷着鬼胎倒時常以禮來問候叔叔世名雖不受他禮物却也像家無嫌隙的照常往來有時擡着杯酒相會笑語酬酢無介意衆人又多有笑他忘了父仇的事已漸冷徑沒人提起了怎知世名日夜提心吊膽時刻不忘悄地鑄一利劍鏤下兩个篆字名曰報仇出入必佩請一个傳真的繪畫父像挂在堂中就把自己之形也圖在上面寫他持劍侍立（有心人）父側有人問道爲何而作此形世名荅道古人出必

以劍拔恭其風別無他意有詩爲証

戴天不共敢忘仇　畫筆常將心事留
說與旁人渾不解　腰間寶劍自颼颼

且說王世名日間對人嬉笑如常每到歸家夜深人靜便撫心號慟世名妻俞氏曉得丈夫心不忘仇每對他道君家心事妾所洞知一日仇死君手君豈能獨生世名道爲子死孝吾之職分只恐仇不得報耳若得報吾豈須臾偷生耶俞氏道君能爲孝子妾亦能爲節婦世名道你身是女子出口大易有好些難哩俞氏道君能爲男子之事安見妾身就學那男子不

夫婦相語各有生氣可敬可歎

來他日做出便見世名道此身不幸遭罹俠難娘子不以兒女之見相阻却以男子之事相勉足見相成了夫妻各相愛重五載之內世名已得游泮儼了秀才妻俞氏又生下一兒世名對俞氏道有此呱呱王氏之脉不絕了一向懷仇在心隱忍不報者正恐此身一死斬祀先祀所以不敢輕生做事如今我死可瞑目上有老母下有嬰兒此汝之責我托付已過我不能再顧了遂仗劍而出逃走王俊見債相尋合該有事他新相處得一个婦人在鄉間喫飯後不常（俊有取死）從衕往謝文世名打聽在肚裡曉得在蝴蝶山下經

人在那邊僻處了王俊果然搖搖擺擺獨自一人踱過嶺來世名正是，

恩人相見、分外眼明，
仇人相見、分外眼睜，

看得明白賊的鐵鎗將過來當道還我父親的命來王俊不隄防向臾了一鎗不及措手已被世名劈頭一剁說時遲那時快王俊倒在地下掙扎世名按倒梟下首級脫件衣服下來包裹停當帶回家中見了母親大哭拜道兒已將仇頭在囊中今當爲父死不得侍母膝下了拜罷解出首級到父靈位前拜告道仇

人王俊之頭今在柩前望父陰靈不遠兒今赴官投如去也隨即取了歷年所收田租帳目左手持刀右手提頭竟到武義縣中出首此月縣中傳開說王秀才報父仇殺了人拏頭首告是个孝子一傳兩兩傳三個到了一个縣城但見

人人豎起个个伸肩豎髮的恨那數截合兒伸肩的喜得个个朝吐氣挨肩疊背老人家擠壞了腰脊厮僮呼羣喚伴擠小孩子踏傷了脚指號咷哭任俠豪人齊拍掌小心怯漢獨驚魂

王世名到了縣堂縣門外喊聲連天何止萬人擠塞

縣陳大尹不知何事慌忙出堂坐了問其緣故、王世名把頭與劍放下在堦前、跪稟道、生員特來投欵、陳大尹道、為何、世名指著頭道、此世名族人王俊之頭、世名父親被此人行欵、昔年告得有狀、世名法該執命、要他抵償、但不忍把父屍骨檢驗、只得隱恐、令世名不須官法、手刃其人以報父仇、特來投到請欵乞正世名擅殺之罪、大尹道、汝父之事、聞和解已久、如何忽有此舉、世名道、只為要保全父屍、先憑族長議處、將田三十畝、養膳老母、世名一時含糊應承、所收花息、年年封貯、分毫不動、今旣已殺却仇人、

公論在人心　縣官亦通

此項義不宜取理當入官爲得有簿籍在此伏乞驗明大尹聽罷知是忠義之士說道君行孝子之事不可以文法相拘但事干人命須請詳上司爲主縣間未可擅便且召保候詳王俊之頭先着其家領回候發有的人恐怕縣官難爲王秀才个个伸拳裸臂候出處分見說申詳上司不拘禁他方纔散去陳大尹曉得衆情如此心裡大加矜念把申文多寫得懇切說先經王俊毆死王良是的今王良之子世名報仇殺了王俊論來也是一命抵一命但王世名不繇官斷擅自殺人也該有罪本人係是生員特爲申詳斷

若是而已 知

三片之文外又加上稟揭替他周全說孝義可敬宜從輕典上司見了也多嘆羨遂批與金華縣汪大尹會同武義縣決這事汪大尹訪問端的備知其情一心要保全他性命商量道須把王良之死一箇若果然文命爲重王俊原該抵償王世名殺人之罪就輕了當審之時汪大尹如此倡言王世名哭道當初專爲不忍暴殘父屍故隱忍數年情願殺仇人而自死豈有今日仇已殺了反爲要脫自身重簡父屍之理前日殺仇之日即宜自殺所以來造邑庭正來受朝庭之法非求免罪也大人何不見諒如此汪大尹道

若不簡父屍殺人之罪難以自解王世名道原不求解望大人放歸別母即來就死汪大尹道君是孝子烈士自來投到若放歸何妨但事須斷決可歸家與母妻再一商量倘肯把父屍一簡我就好周全你了此本縣好意不可錯過王世名主意已定只不應承回來對母親說汪大尹之意母親道你待如何王世名道豈有事到今日反失了初心兒久已拚着一死今特來別母而去耳說罷抱頭大哭妻俞氏在傍也哭做了一團俞氏道前日與君說過君若死孝妾亦當爲夫而死王世名道我前日已把老母與嬰兒相

你我今不得已而死你與我事母養子纔是本
我在九原亦可瞑目從死之說萬萬不可切莫輕
言俞氏道君向來留心報仇誓必身死別人不曉獨
妾知之所以再不阻君若知君立志如此君能捐生
妾亦不難相從故爾聽君行事今事已至此若欲到
此意[illegible]
底完翁屍首非死不可妾豈可獨生以負君乎世名
道古人言死易立孤難你若輕一死孩子必絕乳哺
是絕我王家一脈斷我的後也死得不正當了你只
與我保全孩子便是你的大恩俞氏哭道既如此屬
君姑忍三歲三歲之後孩子不須乳哺了此時當從

尊父亦可
許才

君地下、君亦不能禁我也、正哀憐、關外邊有二三十人喧嚷、是金華武義兩學中秀才、與王世名曾往來相好的、乃汪陳兩令央他們來勸王秀才、還把前言來講道、兩父母意見相同、只要釋兒之罪、必須得一簡驗、使他罪應死、兒可得生、特使小弟輩來達知此意、與兄商量、依小弟輩愚見、尊翁之死、實出含冤、他人本所宜抵、今若不從簡驗、兒須脫不得死、非是以兩命抵得他一命、尊翁之命、原爲徒死、況乎若親之遺體、不忍傷殘之罪、却枉殘現在之體、亦非正道、何如勉從兩父母之言、一簡以白親冤、以全遺體、未

[illegible]各[illegible]天之靈[illegible]惟兄熟思之、王世名道、諸兄皆是謬愛小弟、肝鬲之言、兩令君之意、弟非不感激、但小弟提着簡尸二字便心酸欲裂、容到縣堂再面討之、衆秀才道、兩令之意不過如此、兄今往一決、但得相從、事體便易了、弟輩同伴兄去相講一遭、王世名即進去拜了母親、叫拜道、從此不得再侍膝下了、又拜妻俞氏兩拜、托以老母幼子、大哭一場、揮淚而出、隨同衆友到縣門來、兩个大尹正會在一處、專等諸生勸他的回話、只見王世名一同諸生到來、兩大尹心裡暗喜道、想是肯從所議、故此同來也、王世

各身穿囚服，一見兩大尹，即稱謝道：「多蒙兩位大人曲欲全世名一命。世名心非木石，豈不知感恩？但世名所以隱忍數年，甘負不孝之罪于天地間，靦顏苟笑者，正爲不忍簡尸一事。今欲全世名之命，復致殘久安之骨，是世名不是報仇，明是自殺其父了。總是不得世名一死，太重，故多此議論。世名已別過母妻，特來就死，惟求速賜正罪。」兩大尹相顧持疑。諸生輩雜遝亂講，世名只不改口。汪大尹假意作色道：「殺人者死，王俊既以毆死致爲人發論，法自宜簡所毆之尸，有傷無傷，何必問尸親願簡與不願簡。吾們只是

依法行事罷了、王世名見大尹執意不回、憤然道、所以必欲簡視、止爲要見傷痕、便做道世名之父毫無傷、王俊實不曾殺也、不過世名一死當之、何必再簡、今日之事、要動父親尸骸、必不能勾、若要世名性命、只在頃刻可了、決不偷生以負初心、言畢、望縣堂堦上一頭撞去、眼見得世名被衆人激得焦燥、那得不猛、早把腦骨撞碎、腦漿迸出而死、

囹圄自可從容入、何必須臾赴九泉、
只爲壽生拘律法、反令孝子不週旋、

兩大尹見王秀才如此決烈、又驚又慘、一時懺攣不

祿兩縣學生一齊來看王秀才見已無救情義激發哭聲震天對兩大尹道王生如此死孝貞爲難得今其家惟老母寡妻幼子身後之事兩位父母主張從厚以維風化兩大尹亦也垂淚道不欲相强豈知其性烈如此前日王生曾將當時贈之金封識花息當官交明以示義不苟受今當立一公案以此項給其母妻爲終老之資庶幾兩命相抵獨發着于良一家無着落以貫和產業周其眷屬亦爲得乎諸生衆口稱是兩大尹隨各捐俸金十兩諸生共認捐三十兩共成五十兩召王家親人來將尸首領回從厚

諸 上等生員爲文以祭之云、

嗚呼王生、父死不鳴、刃加伊頸、身即赴冥、欲全其父、寧弃其生、一時之死、千秋之名、哀哉尚饗。

諸生讀罷祭文、放聲大哭、哭得山搖地動、聞之者無不淚流、哭罷隨請王家母舅拜見、面送賻儀、說道伯母尊嫂安迹此資物、出喪殯殮、王母舅道謹領尊命、即當與兒媳甯之、令氏哭道、多承列位盛情、吾夫初死、未忍遽殯、尚欲停喪三年、盡妾身事生之禮、三年既滿、然後議葬、列位伯叔、不必性急、諸生不知他甚麼意思、各自散去了、此後但是親戚來往、問及出柩者、

俞氏俱以言阻說必待三年親戚多道從來說入土爲安爲何要拘定三年俞氏只不肯聽停喪在家直至服滿除靈俞氏痛哭一場自此絕食旁人多不知道不上十日肚腸飢斷嗚呼哀哉了學中諸生聞之愈加希奇齊來吊祝王母訴出媳婦堅貞之性矢志從夫三年之中如同一日使人不及隄防竟以身殉今止剩三歲孤兒與老身可憐可憐諸生聞言慟哭不已齊去稟知陳大尹大尹驚歎道不予節婦出于一家真可敬也即報各上司先行獎恤候撫按具題旌表諸生及親戚又義助含殮告知王母擇日一同

柩方知俞氏初時必欲守至三年不肯先葬其夫者專爲等待自已雙雙同出也遠近聞之人人稱歎巡按馬御史奏聞于朝下　旨旌表其門曰孝烈建坊保榮有孝烈傳志行于世

父殁不忍簡、自是人子心、
懷仇數年餘、始得伏辜禁、
豈肯自捐殁、復將父骨侵、
法吏拘文墨、枉劾背生忱、
寧知俠烈士、一殁無沉吟、
彼婦激餘風、三年蓄意深、

一朝乃委其　趕了這樁事

似此孝與烈、　堪爲薄俗箴、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一終